

春华秋实
经典书系



落花生

落花生

许地山 专集

LUO HUA SHENG

XUDISHAN ZHUANJI

许地山 ◎著



聆听经典

每一个灵动的文字都是一节美妙的音符

阅读美文

每一篇动人的篇章都是一道永驻心底的风景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春华秋实
经典书系

落花生

LUOHUASHENG
XUDISHAN ZHUANJI
经典美文阅读
许地山◎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2012·12·沈阳

© 许地山 201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落花生 / 许地山著. —沈阳 : 万卷出版公司, 2012.12 (春华秋实经典书系)
ISBN 978-7-5470-1892-7

I. ①落… II. ①许… III. ①小说集－中国－现代②散文集－中国－现代 IV. ①I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90588号

出版发行：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110003）

印 刷 者：沈阳海世达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170mm×240mm

字 数：128千字

印 张：13

出版时间：2012年12月第1版

印刷时间：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张雪娇

封面设计：范 娇

版式设计：范 娇

责任校对：侯俊华

书 号：ISBN 978-7-5470-1892-7

定 价：19.80元

联系电话：024-23284090

邮购热线：024-23284050

传 真：024-232845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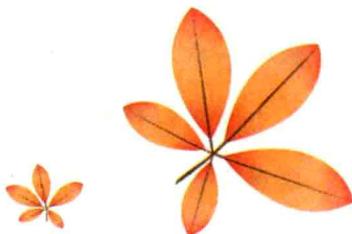
E-mail：vpc_tougao@163.com

腾讯微博：<http://t.qq.com/wjcbgs>

网 址：<http://www.chinavpc.com>

常年法律顾问：李福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24-23284090

如有质量问题，请速与印务部联系。联系电话：024-23284452



许地山，台湾台南人，1894年2月4日出生于台湾台南一个爱国志士的家庭，1941年8月4日卒于香港。现代作家、学者。名赞堃，字地山，笔名落花生。1917年考入燕京大学，曾积极参加五四运动，合办《新社会》旬刊。1920年毕业时获文学学士学位。1921年，许地山与沈雁冰、叶圣陶、郑振铎等12人，发起成立了文学研究会，并创办《小说月报》。1922年又毕业于燕大宗教学院。1923—1926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和英国牛津大学研究宗教史、哲学、民俗学等。回国途中短期逗留印度，研究梵文及佛学。1927年起任燕京大学教授、《燕京学报》编委，并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兼课。1935年因与燕大校长司徒雷登不合，去香港大学任教授。

许地山于1921年发表第一篇小说《命命鸟》，接着又发表了代表作小说《缀网劳蛛》。他的早期小说取材独特，情节奇特，想象丰富，充满浪漫气息，呈现出浓郁的南国风味和异域情调。他虽在执著地探索人生的意义，却又表现出玄想成分和宗教色彩。20世纪20年代末以后所写的小说，保持清新的格调，但已转向对群众切实的描写和对黑暗现实的批判，写得苍劲而坚实，《春桃》便是这一倾向的代表作。他的创作并不丰硕，但在文坛上却

独树一帜。

许地山的散文亦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其文或禅意浓厚，富于哲理；或浪漫温馨，富有诗意；或充满热忱，激扬文字。其散文集《空山灵雨》便是早期代表作，充分体现出许地山的写作风格——质朴、清丽，又充满哲学和宗教的气息。散文名篇《落花生》便是出自这一作品集。

本书分为散文辑和小说辑两部分，精选了许地山先生的散文代表作及小说代表作，包括散文《落花生》《春的林野》《先农坛》，小说《春桃》《缀网劳蛛》等。这些作品既充分体现出许地山先生的创作特色，又适合当下中小学生阅读。

为使青少年阅读更加方便，领悟更加深刻，我们在每篇文章前加了一段导读，或介绍作品的发表背景，或介绍作品的主要内容，或分析作品所要表达的思想，这使文章的可读性大大加强。希望本书能够丰富青少年的内心，成为青少年朋友学习课本知识外的好伙伴。





目录

散文辑

愿	004
山响	007
梨花	009
万物之母	011
春的林野	015
疲倦的母亲	018
落花生	020
上景山	023
先农坛	028
乡曲的狂言	032
爱流汐漲	036
忆卢沟桥	040



小说辑

缀网劳蛛	048
在费总理的客厅里	076
无忧花	090
街头巷尾之伦理	106
桃金娘	114
春桃	126
东野先生	151



散文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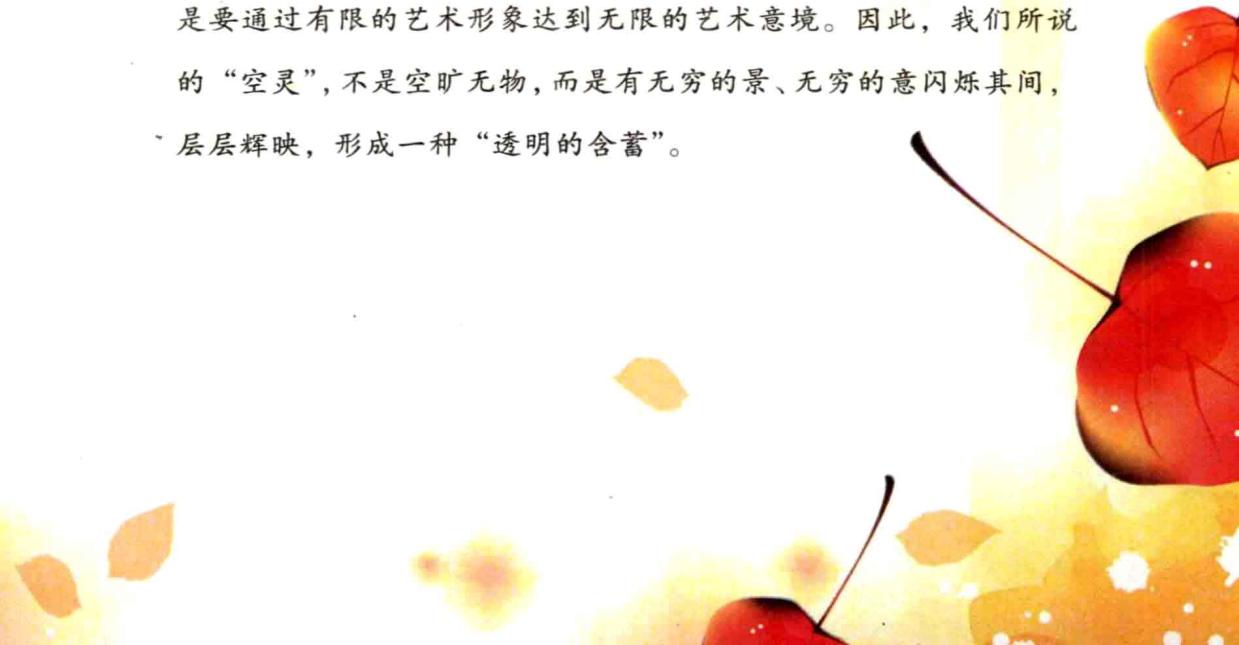


许地山的散文以“质朴淳厚，意境深远”取胜。与同时代其他散文大家相比，许地山散文中的空灵意味使他显得与众不同。

许地山的空灵美包括几个层面的美。首先，这是一种意境美。艺术品之所以称为艺术品，就是因为它能为人们开拓一个审美想象的空间，开动人的想象去补充，这样的艺术品才能获得艺术生命。因此，对空灵的直接理解就是在作品中留有“艺术空白”，就是给读者一片自由想象的广阔天地！

其次，这种空灵还可以作为“灵的空间”来理解，它是立体的、无边的，不但有广度而且还有深度，所以能在意境中以壮阔幽深的空间呈现出一种高超莹洁的宇宙意识和生命情调的作品，才能称得上空灵。许地山的散文作品常常出现心与自然的交流与碰撞，正是因为这样，其作品的艺术张力才得以超越时间，超越空间，展示其博大的胸襟，莹洁的灵魂，留给读者一个清新的世界。

空灵的第三层含义在于透明澄澈。象外之意、画外之情，都是要通过有限的艺术形象达到无限的艺术意境。因此，我们所说的“空灵”，不是空旷无物，而是有无穷的景、无穷的意闪烁其间，层层辉映，形成一种“透明的含蓄”。





愿

导读：

《愿》中，妻子带着佛家的慈悲祈愿，但丈夫却没有附和她，却只愿“做调味底精盐，渗入等等食品中，把自己底形骸融散，且回复当时在海里底面目，使一切有情得尝咸味，而不见盐体”。这里体现了作者崇尚的是于无形之中默默奉献，朴实、平凡却不失伟大。



南普陀寺里底大石，雨后稍微觉得干净，不过绿苔多长一些。天涯底淡霞好像给我们一个天晴底信。树林里底虹气，被阳光分成七色。树上，雄虫求雌底声，凄凉得使人不忍听下去。妻子坐在石上，见我来，就问：“你从哪里来？我等你许久了。”

“我领着孩子们到海边捡贝壳咧。阿琼捡着一个破贝，虽不完全，里面却像藏着珠子底样子。等他来到，我教他拿出来给你看一看。”

“在这树荫底下坐着，真舒服呀！我们天天到这里来，多么好呢！”

妻说：“你哪里能够？……”

“为什么不能？”

“你应当作荫，不应当受荫。”

“你愿我作这样底荫么？”

“这样底荫算什么！我愿你作无边宝华盖，能普荫一切世间诸有情；愿你为如意净明珠，能普照一切世间诸有情；愿你为降魔金刚杵，能破坏一切世间诸障碍；愿你为多宝盂兰盆，能盛百味，滋养一切世间诸饥渴者；愿你有六手，十二手，百手，千万手，无量数那由他如意手，能成全一切世间等等美善事。”

我说：“极善，极妙！但我愿做调味底精盐，渗入等等食品中，



把自己底形骸融散，且回复当时在海里底面目，使一切有情得尝咸味，而不见盐体。”

妻子说：“只有调味，就能使一切有情都满足吗？”

我说：“盐底功用，若只在调味，那就不配称为盐了。”

(本文原载于1922年4月《小说月报》第13卷第4号)



山响

导读：

本文篇幅虽小，却蕴含了深刻的寓意。作者巧用比喻、拟人等修辞手法，给群山万物赋予了灵性。许地山的宗教情怀贯穿在他的诸多作品之中，其“生本不乐”的思想在本文中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作者向往寂灭，欲求解脱的倦世之感跃然纸上。

群峰彼此谈得呼呼地响。它们底话语，给我猜着了。

这一峰说：“我们底衣服旧了，该换一换啦。”

那一峰说：“且慢罢，你看，我这衣服好容易从灰白色变成青绿色，又从青绿色变成珊瑚色和黄金色。质虽是旧的，可是形色还不旧。我们多穿一会罢。”

正在商量底时候，它们身上穿底，都出声哀求说：“饶了我们，让我们歇歇罢。我们底形态都变尽了，再不能为你们争体面了。”

“去罢，去罢，不穿你们也算不得什么。横竖不久我们又有新的穿。”群峰都出着气这样说。说完之后，那红的、黄的彩衣就陆续褪下来。

我们都是天衣，那不可思议的灵，不晓得甚时要把我们穿着得非常破烂，才把我们收入天橱。愿他多用一点气力，及时用我们，使我们得以早早休息。

(本文原载于1922年4月《小说月报》第13卷第4号)



梨 花

导读：

许地山以细腻的笔触，为我们勾勒出这篇意境优美的散文佳作。本文精练的语言以及传神的描写展现出了姐妹雨中赏花的每一个细节，同时也凸显了两人不同的性格与兴趣爱好。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对童真生活的赞美与向往。

她们还在园里玩，也不理会细雨丝丝穿入她们的罗衣。池边梨花的颜色被雨洗得更白净了，但朵朵都懒懒地垂着。

姊姊说：“你看，花儿都倦得要睡了！”

“待我来摇醒他们。”

姊姊不及发言，妹妹的手早已抓住树枝摇了几下。花瓣和水珠纷纷地落下来，铺得银片满地，煞是好玩。

妹妹说：“好玩啊，花瓣一离开树枝，就活动起来了！”

“活动什么？你看，花儿的泪都滴在我身上哪。”姊姊说这话时，带着几分怒气，推了妹妹一下。她接着说：“我不和你玩了；你自己在这里罢。”

妹妹见姊姊走了，直站在树下出神。停了半晌，老妈子走来，牵着她，一面走着，说：“你看，你的衣服都湿了；在阴雨天，每日要换几次衣服，教人到哪里找太阳给你晒去呢？”

落下来的花瓣，有些被她们的鞋印入泥中；有些粘在妹妹身上，被她带走；有些浮在池面，被鱼儿衔入水里。那多情的燕子不歇把鞋印上的残瓣和软泥一同衔在口中，到梁间去，构成它们的香巢。

（本文原载于1922年5月《小说月报》第13卷第5号）